

上



骨古

骨婆

日月

阳

卧龙生

247.58
96
:1

上册

骷 髅 阴 阳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I 247.58

96

12

93561

中 册

骷
髅
阴
阳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I247.58
96 03560

下 册 :3

骷 髅 阴 阳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(新)新登字 08 号

责任编辑:丁鹏

封面设计:晓军

骷髅阴阳

卧龙生 著

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4 号 邮编:830046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保定市满城科技胶印厂印刷

32 开 24 印张 48 千字

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 册

ISBN7—5631—0579—4/1·88 定价:23.80 元

内 容 介 绍

在江湖上赫赫威名的销魂奶头山，不仅充满了阴森的神秘，而且还笼罩着粉红的香艳……每当勾月悬天，在骷髅形的山门内就会传来阵阵恶魔的狞笑和娇娘的香喘……

每个武林人都在觊觎着销魂奶头山，传说此山有着淘不完的金沙和食后令八十老叟一夜御十女的春藤，十多年来无数俊男壮侠进山探宝，进山后都是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……

销魂奶头山——一座充满罪恶、充满邪欲之山！一座让江湖人又爱又怕的山！

在销魂奶头山中，俏嫩媚妇一面与山主胴裸缠绵，曲意呈欢，一面跟山主的准女婿娇声浪语，鸾床生香……白天吃斋念佛的艳尼们，夜中却群争壮男，尽享红尘之乐……半老徐娘，把春药灌给下男侍女，自己却在一旁同情人偷

窥私情，贪张欲火……

一位浪迹天涯的江湖童子，偶逢机缘，闯入了这鬼气翻腾、娇声四起的销魂奶头山。

他能走出这座吃人不吐骨头的销魂奶头山吗？

本书文笔犀利，气势恢宏，博大的主题中，欢场风情蕴入刀光剑影，呢喃软语屡见奇技神功。读时，不由融汇在内，与之时泣时笑，时悲时欢。

目 录

- 一、雨夜销魂奶头山 (1)
- 二、酒后误耕处女田 (30)
- 三、兄弟受困奶头山 (60)
- 四、扬醋波杀机修起 (88)
- 五、艳女钟情玉面郎 (114)
- 六、玲珑口巧斗金刚 (139)
- 七、俏男女计用连环 (166)
- 八、奸夫淫妇驴计穷 (194)
- 九、倚毒蛇明争暗斗 (220)
- 十、少侠英豪尽风流 (249)
- 十一、毒蝎妇赶尽杀绝 (280)
- 十二、是人是鬼难分明 (310)
- 十三、奶头山疑踪迭起 (340)
- 十四、出深山江湖寻仇 (366)

- 十五、迷途知返起内讧 (405)
- 十六、贞女观石女受辱 (428)
- 十七、群艳尼私困男杰 (456)
- 十八、生情慷道姑解围 (485)
- 十九、美佳人心旌神驰 (510)
- 二十、洞庭湖暗泛淫波 (537)
- 二十一、浪子娇娃醉鸾床 (565)
- 二十二、情场失意歹心生 (592)
- 二十三、群雄谋计铲淫魔 (618)
- 二十四、与虎谋皮如自戕 (647)
- 二十五、同床异梦恩报怨 (674)
- 二十六、锦幔中英雄救美 (702)
- 二十七、丧家犬命丧黄泉 (731)

十九 美佳人心旌神驰

这一掌，看似硬力之一击，其实当掌心将与石墙接触的刹那，却轻稳的贴在墙上，一推即去。

虽是一推即去，威力竟无与伦。在薛楚桥手掌收回时，那片石墙已开始抖动。总之整个中枢石室，如同地震般摇晃起来，终于轰然一声，塌倒了，露出内部的机械和消息。

山儿等人，对薛楚桥的功力，早已心知，神色不变，可是含烟就不然了，她脸上现出惊骇之色。

室内单墙倒塌，已将中空的部分机关压埋于下。

此时薛楚桥回顾含烟问道：“观主，此室距地面有多高？”含烟观主道：“在三丈以上。”薛楚桥道：“下临可是空地。”含烟颌首道：“不错，此楼四外全是空地。”薛楚桥微微一笑道：“好，仍请大家后站，我再击毁这一层石墙。”

话声中，薛楚桥又扬起右掌，凌虚传力，吐声推去，这面墙应声而倒，下沉后的声音，使全楼都沉得震荡。

含烟不由咋舌道：“公子好高的功力。”薛楚桥只笑了笑，没有答话。

山儿别具慧心，问含烟道：“观主，以孔之肖之聪明，相信他现在已听到震声，身受到震动，不会想不到原因何在吧？”

含烟观主嗯了声道：“就算一时想不通这个原因，片刻之后他也会明白的。”

山儿想了想又道：“他被困甬道，可有脱困之策？”

含烟观主道：“有，但需外援，从楼下开启铁门。”

山儿嗯了一声，转对薛楚桥道：“小山，此人困不久的，可要放他出来？”

薛楚桥沉思未答，含烟观主接话道：“并非是我心狠意毒，此人放不得的。”

山儿哦了一声道：“这为什么？”

含烟观主道：“他若脱困，敝观今生就永无宁日了。”

薛楚桥头一摇道：“观主，我们若不救他，他也不会久困于此的。”

含烟观主道：“他再无外援，谁来救他？”

薛楚桥一笑道：“是谁指点他，要他建造此楼的呢？又是谁告诉他的，那卷奇经字典还藏在‘贞女观’地室中的？”

含烟观主恍然道：“公子是说，那陌生人会来？”

薛楚桥看看山儿，山儿偷瞥了心姑娘一眼，道：“不错，他一定会来。”

含烟观主有些奇怪的问道：“楼上无食无水，人困其间，能活上旬日已是少见，除非那生人就在左近，否则……”

山儿接口道：“观主你说对了，他就在左近。”

含烟观主更不信了，道：“要是这样，他早该从外面救走孔之肖？”

山儿一笑道：“他不是神仙，无从得知孔之肖因露出本性，已和观主交恶，更不能前知，通路铁门无法再启。何况有我们在，在一切没有现出内情的时候，他只隐身旁观就够了，又何必一定出面呢？”

含烟观主明白了一些事情，道：“听公子这样说，好像那陌生

人和公子们认识嘛？”

薛楚桥嗯了一声道：“可能认识。”

含烟观主锁起了双眉，道：“这事讨厌，孔之肖只要脱困，必然会去找我……”

薛楚桥接口道：“不错，所以我们要现在救他出来，把事作个了断。”

含烟观主手指一个拉动的环子道：“一拉此环，此室室门就开了，他就外面。”

薛楚桥问道：“要怎样才能关闭此门呢？”

心姑娘接上了话，指着另一个环子道：“拉这里门就开了。”

含烟观主笑着点头道：“姑娘说的对。”

薛楚桥立刻转对山儿道：“山哥，你来管理这两个环子，以备万一之举。”

山儿应声走向开启室门的铁环。

薛楚桥颌首道：“可以，我出去之后，重新天上。”

山儿手拉铁环，室门悄然上升

他背后室门，在这刹那，又猛落下来。

门启开的轻微声音，已惊动了孔之肖。

孔之肖被困于甬道，愤怒至极，但无可奈何。
笑，孔之肖却怒目横眉。

孔之肖被困于甬道，对室内种种变迁，
薛楚桥竟能走出石室，焉有不惊之理。

但他十分聪明，略以沉思，就想明白了一切。

于是恨而狠的怒视着薛楚桥道：“是那婆娘打开了狭室的秘门？”

薛楚桥并没答话，脸上依然带笑。

孔之肖眼珠一转，又想起来一事情。

适才他被困久久，正不耐烦，忽听一声震响，接着又是一声，最后那声震，使石楼摇了一摇……想到这件事，他自作聪明的笑了，道：“怎么样，大概在击墙图逃无功之下……”

薛楚桥头一摇，接口道：“恰恰相反，我已经将石墙击毁，露出了天光。”

孔之肖闻言色变，但刹那之后，却哈哈大笑了起来。

薛楚桥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怎样，你不信？”

孔之肖冷冷地说道：“说老实话，老夫虽自觉一身功力已独步天下，但却深知仍然无法击毁石墙，所以才被困于此无可奈何。

你既然已将石墙击毁，自是随时可走，老夫要问你一句话，你们不走，反而前来找我何为？”

薛楚桥仍然带着笑道：“你这样聪明，何不猜上一猜？”

孔之肖道：“不用猜，这事太简单了。”

薛楚桥哦了一声道：“那何妨说出来我听？”

孔之肖哼了一声道：“你并没有打通石墙，和老夫一样，仍在困中。”

薛楚桥摇摇头道：“我用不着骗你，刚才两声巨响，就是证明。”

孔之肖目光一扫薛楚桥，沉思未答。

他仔细想来，那两声巨响，余音不绝，极像石墙碎坠，也许石墙果然被对方震毁，不过……”

想到这里，他不由问道：“若真如此，你来作甚？”

薛楚桥神色一正，道：“信吗？是来救你出去。”

孔之肖诧然道：“你有这样的好心？”

薛楚桥目光罩定孔之肖，道：“未必就是好心，你该想得明白？”

孔之肖一楞，道：“可惜老夫想不明白。”

薛楚桥道：“我不会无缘无故来救你的，要有条件。”

孔之肖嗤笑一声道：“条件，哼，你也许认为自己很了不起……”

薛楚桥手一摆，接口道：“我没有多少时间，和你说废话，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，你想不想逃出此楼，快回答我。”

孔之肖嘿嘿两声道：“老夫偏不回答，怎么样？”

薛楚桥冷冷地说道：“你别作梦，‘追命令’不会再来救你出去的。”

孔之肖神色陡变，道：“你知道……谁是‘追命令’？”

薛楚桥一句诈话，巧得内情，立刻沉声说道：“现在你再装的像也没有用了，不过你可以放心，我并不问你关于‘追命令’的事情。”话一顿，又道：“但是我却要告诉你，我们平安出楼之后，就要引发此楼埋伏的炸药，将整个石楼炸成碎粉。”

孔之肖沉不住气了，厉声道：“你们敢。”

薛楚桥哈哈一笑道：“你无妨等着瞧瞧，瞧瞧我敢不敢。”

说声中，薛楚桥转身回中枢石室门口就走。

孔之肖倏忽扑到，以全力发掌突袭。

薛楚桥不但早有防备，并且料定孔之肖必将如此，身形霍地转回，右掌扬起，已抵于孔之肖掌上。

双掌相抵，内力相较，孔之肖被震飞了出去。

他倒飞而出，砰的一声摔卧丈外原先立处的地上。

那只右掌，再也抬不起来，双目露着骇然凛惧的光芒，直瞪着薛楚桥，胸口起伏不已。

他脸上的表情，看得出来是在强忍痛楚。

薛楚桥哼了一声，道：“现在也许你不会明白，追命令为什么不会再来救你的道理，他若有这般大胆，那真省了我不少事。”

一掌之威，已使这名震江湖多年的老魔头胆寒。

半晌之后，孔之肖方始开口道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什么人？”

薛楚桥道：“这不关你的事，少问，说，要不要出去？”

孔之肖期艾多时，才道：“出去……出去……当然好，只是……只是……嘻嘻……只是你那条件请问是什么条件？”

薛楚桥道：“从今之后，不准再找含烟观主的麻烦。”

孔之肖立刻答道：“这简单，一言为定。”

薛楚桥摇头道：“不能一言为定。”

孔之肖双目连眨道：“那……那你要怎样才能信我？”

薛楚桥冷冷地说道：“你数十年来，作恶已多，我认为也该收心收了。”

孔之肖残眉紧皱着，目露疑光，道：“恐怕我说我将收心，你也不信。”

薛楚桥目光在孔之肖脸上一扫而过，道：“我没有办法，天天月月监视在你的左右，因此你任何不着边际的话，全没有用，你懂？”

孔之肖叹吁一声道：“好，那你就直说，要怎样好了。”

薛楚桥道：“要你这身功力。”

孔之肖神色陡变，此时右掌痛楚已减，他倏地一跃而起，双目凶光暴射，对薛楚桥挤笑几声道：“老夫承认轻视了你，也承认你的内力高过老夫，只是你若想老夫束手待毙，却在做梦。”

薛楚桥冷冷地说道：“没人要杀你，但是不能再留下你这一身功力任你为患，现在时间到了，你说句干脆的话吧。”

孔之肖嘿嘿两声道：“可以，老夫死不受辱。”

薛楚桥怒叱道：“话是一句有骨气的话，可惜你不配说。”

话声中，薛楚桥缓缓举步，逼向孔之肖。

孔之肖仗以成名的那对铁笔旗，一向不离身畔，插于后腰，此时双肩一抖，撒将出来。

薛楚桥微微一笑，步履未停，边走边撒出了宝剑。

甬道宽足过丈，长有五丈余，动手的地区足够？

薛楚桥右手持剑，冷冷地说道：“我盼你多加考虑，若由我以指法功力毁去你的技艺，你不会受伤，若改用此剑，那就非有伤痕不可了。”

孔之肖已存心拚命，厉声道：“废话，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呢。”

薛楚桥不再多说什么，步履跨大了些。

孔之肖适时向身后一瞥，距墙远有丈余远，双旗展开的话，空间足够，于是目注薛楚桥手中剑，临阵以待。

此处虽是一条室内甬道，但因门户隔绝，内外不通，无异已是死地，动上手，败者休想能有逃遁之法。

孔之肖深知此点，是故他在决心拚搏时，已存必死之志。

俗语虽然有一置诸于死地而后生一句话，但以古今历史来看，所谓“死地”，却皆有一条活路。

如今不同了，是真的死地，对孔之肖来说，更是一条绝死之地，就算他胜了，也难逃出甬道。

他若能仔细想想，再考虑到适才和薛楚桥互抵一掌的结果，或许对自己未来命运有些明白。

但他只顾性命和刚愎下，并未深加思索，存心一心得胜而活下去的意念，和薛楚桥作次生死之搏。

薛楚桥时已走到孔之肖面前七尺地方，设若探手剑下，只须

再攻上一步，已可够到孔之肖的前胸。

孔之肖严阵以待，到此地步他仍未挪动。

这一点，使薛楚桥暗颌首赞叹。

“念你成名不易，若不相抗，我只破你内功修为，仍留下你这身拳脚兵刃上的功夫，你意如何？”

孔之肖闻言，错会了意，嘿嘿两声道：“作梦，你当老夫是输定了？”

薛楚桥叹息一声道：“忠言逆耳，又一明证。”

话一顿剑尖微挺，刺向孔之肖胸前。

孔之肖仍未挪动，他似是知道，相距七尺，步未前挪而剑尖挺刺，旨在使敌错失然后乘机攻之。

所以他冷笑着，全神盯注在薛楚桥握剑的右手上。

那知在他认定对方是虚诱的一剑，竟变作了实招，一缕寒风刺到“丹田”，他顿时魂飞胆丧，慌不迭身形右移，左手铁旗一甩，卷向薛楚桥剑身。

错了，孔之肖又错料了事。

身形右移，是着妙步，铁旗甩卷，却系失招。

当他蓦觉左手铁旗甩卷之下，重愈泰山时，方知不好，再想应变谈何容易，一声怪响，铁旗已一折为二。

他手中，只剩下了七寸铁杆，而地上，整个铁旗如遭奇快宝刃般，化作星星点点散坠各处。

孔之肖的脸上，已没了人色，他恍然大悟，薛楚桥仍在七尺以外，这一剑，并没有真扎向自己“丹田”。

因此，按说自己那横卷向宝剑的左手铁旗，根本就不会和薛楚桥的宝剑相遇，也就是说，在距离上不可能碰到一处。

可是如今非但相遇，并且对方宝剑，竟将自己这支宝刃难伤